

## 論新文化運動

節錄留美  
學生季報

吳宓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爲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爲糟粕爲毒醜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爲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羣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爲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決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惟若吾國上下果能認真研究西洋學問。則西學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謬誤偏淺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慮者。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交。憂患危疑之際。苟一國之人皆醉心於大同之幻夢。不更爲保國保種之計。沉溺於淫污之小說。棄德慧智術於不顧。又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復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凡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譬猶久病之人。專信庸醫。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有菽粟更有參餌。父母兄弟苟愛此人。焉能坐視不救。嗚呼。此其關係甚大。非僅一人之私好學理之空談。故吾今欲指駁新文化運動之缺失謬誤。以求改

良補救之方。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昔趙高指鹿爲馬。以語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異辭。然馬之非鹿。三尺童子。猶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於一時。可也。欺一部分之人於千古。可也。然欺全世之人於千古。則不可。」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莫知其際。然使有身履蓬萊者。則不當爲所炫惑。今中國少年學生。讀書未多。見聞缺乏。誤以新文化運動者之所主張。爲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學美國者。其情頓殊。世界之潮流。各國之政術學藝。古今之書籍道理。豈盡如新文化運動者之所言。此固顯而易見。今者於留美學生。有不附和。新文化運動者。卽斥爲漢心國事。有不信從新文化之學說者。卽指爲不看報紙。夫豈可哉。古人云：鑿棺論定。凡品評當世之人。不流於詆毀。卽失之標榜。故中國文化史上。誰當列名。應俟後來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爲論斷。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說與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我留美同人。所習學科。各有不同。回國後報効設施。亦自各異。未可一概而論。總之。留美學生之得失短長。是一事。而新文化運動。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學生。不趨附新文化運動。而遂斥爲不知近世思潮。不愛國。其程度不如國內之學生。此當爲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蘇格拉底辯論之時。先確定詞語之義。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然其實。則當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贊成該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對。

該運動之所主張者而卽斥爲頑固守舊此實率爾不察之談譬如不用牛黃而用當歸此亦用藥也此亦治病也蓋藥中不止牛黃而醫亦得選用他藥也今誠欲大興新學今誠欲輸入歐美之眞文化則彼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不可不審查不可不辯正也

何者爲新何者爲舊此至難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同蓋其顯於外者形形色色千百異狀瞬息之頃毫釐之差均未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則固若一譬如天上雲彩朝暮異形然水蒸發而成雲凝降而爲雨物理無殊故百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存變與不變二者應兼識之不可執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變者存則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絕少所謂新者多係舊者改頭換面重出再見常人以爲新識者不以爲新也俗語云少見多怪故凡論學應辨是非精粗論人應辨善惡短長論事應辨利害得失以此類推而不應拘泥於新舊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則尤不可且夫新舊乃對待之稱昨以爲新今日則舊舊有之物增之損之修之琢之改之補之乃成新器舉凡典章文物物理學術均就已有者層層改變遞嬗而爲新未有無因而至者故若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凡論學論事當究其終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過去以測未來人能記憶既往而利用之禽獸則不能故人有歷史而禽獸無歷史禽獸不知有新亦不知有舊也更以學問言之物質科學以積累而成故其發達也循直線以進愈久愈詳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學如歷史政治文章美術等則或係於社會之實

境。或。由。於。個。人。之。天。才。其。發。達。也。無。一。定。之。軌。轍。故。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因。之。若。論。人。事。之。學。則。尤。當。分。別。研。究。不。能。以。新。奪。理。也。總。之。學。問。之。道。應。博。極。羣。書。并。覽。古。今。夫。然。後。始。能。通。底。徹。悟。比。較。異。同。如。只。見。一。端。何。從。辯。證。勢。必。以。己。意。爲。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僅。以。新。稱。遂。不。免。黨。同。伐。異。之。見。則。其。所。謂。新。者。何。足。重。哉。而。況。又。未。必。新。耶。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當。羣。俗。喜。新。之。時。雖。非。新。者。亦。趨。時。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僞。之。辨。焉。今。新。文。化。運。動。其。於。西。洋。之。文。明。之。學。問。殊。未。深。究。但。取。一。時。一。家。之。說。以。相。號。召。故。既。不。免。舛。誤。迷。離。而。尤。不。足。當。新。之。名。也。

今。卽。以。文。學。言。之。文。學。之。根。本。道。理。以。及。法。術。規。律。中。西。均。同。細。究。詳。考。當。知。其。然。文。章。成。於。摹。仿。[imitation] 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撫。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然。姚。姬。傳。評。其。弔。田。橫。墓。文。云。此。公。少。時。作。故。猶。用。湘。纍。成。句。索。士。比。亞。早。年。之。戲。曲。無。異。於。其。時。之。人。晚。作。始。出。神。入。化。Wordsworth 一。變。詩。體。力。去。雕。琢。字。句。之。風。Neo-Classic Diction 自。求。新。詞。新。題。然。其。三。十。歲。以。前。之。詩。則。猶。Pope 及 Dryden 等。之。詞。句。也。文。學。之。變。遷。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轉。摹。彼。人。舍。本。國。之。作。者。而。取。異。國。爲。模。範。或。舍。近。代。而。返。求。之。於。古。於。是。異。采。新。出。然。其。不。脫。摹。仿。一。也。如。英。國。文。學。發。達。較。遲。自 Chaucer 至 Elizabethan Age。作。者。均。取。法。於。意。大。利。而。在 Restoration Period 則。專。效。法。蘭。西。近。者。比。較。文。學。興。取。各。國。之。文。章。

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來源。今古及並世作者。互受之影響。考據日以精詳。故吾國論詩者。常云。此人學杜。彼人學陶。殊不足異。今世英文之詩。苟細究之。則知其某句出於 Virgil。某篇脫胎於 Spenser。斯乃文章之通例。如欲盡去此。則不能論文。又如中國之新體白話詩。實暗效美國之 Free Verse。而美國此種詩體。則係學法國三四十年前之 Symbolists。今美國雖有作此種新體詩者。然實係少數少年。無學無名。自鳴得意。所有學者通人。固不認此爲詩也。學校之中。所讀者仍不外 Homer, Virgil, Milton, Tennyson, 等等。報章中所登載之詩。皆有韻律。一切悉遵定規。豈若吾國之盛行白話詩。而欲舉前人之詩。悉焚毀廢棄而不讀哉。其他可類推矣。

又如浪漫派文學。其流弊甚大。已經前人駁詰無遺。而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寫實派及 Naturalism。脫胎於浪漫派。而每下愈況。在今日。已成陳跡。蓋西方之哲士通人。業已早下評判。今法國如 E. Seillière, P. Tasserre 美國如 Irving Babbitt, Paul E. More, Stuart P. Sherman, W. C. Brownell Frank Jewett Mather, Jr. 諸先生。其學識文章。爲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論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詳確而允當。昔齊人以播祭之餘。歸驕妾婦。妾婦恥之。又如劉邕嗜瘡痂。賀蘭進明嗜狗糞。其味可謂特別。然初未強人以必從。夫西洋之文化。譬猶寶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貴在審查之能。精與選擇之得當而已。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以餉我國之人。聞美國業電影者。近將其有傷風化

之影片。經此邦吏員查禁不許出演者。均送至吾國演示。又商人以劣貨不能行市者。遠售之異國。且獲重利。謂之 *Tampons*。嗚呼。今新文化運動。其所販入之文章。哲理。美術。殆皆類此。又何新之足云哉。文化二字。其義渺茫。難為確定。今姑不論此二字應為狹義廣義。但就吾國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則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自光緒末年以還。國人動憂國粹與歐化之衝突。以為歐化盛則國粹亡。言新學者。則又謂須先滅絕國粹而後始可輸入歐化。其實二說均非。是蓋吾國言新學者。於西洋文明之精要。鮮有貫通而徹悟者。苟虛心多讀書籍。深入幽探。則知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誠能保存國粹。而又昌明歐化。融會貫通。則學藝文章。必多奇光異采。然此極不易致。其關係全在選擇之得當與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為上材。此當以西洋古今博學名高者之定論為準。不當依據一二市僧流氓之說。偏淺卑俗之論。盡反成例。自我作古也。然按之實事。則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實驗主義 (*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 者。則必謂墨獨優於諸子。其他有韻無韻之詩。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關。亦類此。凡讀西洋之名賢傑作者。則日見國粹之可愛。而於西洋文化。專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論者。則必反而痛攻中國之禮教典章文物矣。

此篇篇幅有限。祇言大體。至於陳義述詞。引證詳釋。容俟異日。

一九二〇年正月號之中國留美學生月報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所載拙作 *Old and New in China* 一文實與此篇互

有詳略而  
義旨則同

惟所欲亟解國人之惑者。即彼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實專取一家之邪說。於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萬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體之真相。故私心所禱祝者。今國內之學子。首宜虛心。苟能不捲入一時之潮流。不妄采門戶之見。多讀西文佳書。旁徵博覽。精研深造。如於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習。以其上者為標準。則得知西方學問之真際。而今新文化運動一派人所倡導。厲行者。其偏淺謬誤。自能見之明審矣。

按以上所錄之文。原登民國十年春季之留美學生季報。其年夏。必由美歸國。海舟中復作再論新文化運動答邱昌渭君一篇。投登該報。而該報以商務印書館印刷遲滯。今逾半載。猶未能出版。故撮其篇中之要義。附錄於此。凡解釋答辨之詞。均刪棄之。惟存自述主見之處。以引申前文餘義。而闡明之云爾。

吾素不喜作互相辯駁之文。蓋以作此類文字者。常不免流於以下之數弊。(一)不談正理。但事嬉笑。怒罵。將原文之作者。加以戲侮。輕鄙之詞。以自逞快。於一時。而不知評其文。非論其人也。況論人焉。可以村嫗小兒之姿態出之。即使所指者確實。則如晉文駢脅。項羽重瞳。何傷乎其為人哉。(二)誤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但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尋疵。深文入罪。夫文章本皆一氣呵成。前後聯貫。今特摘出一語。而略其上下文。則有時所得之意義。與原文適成相反。且辯論本以求理之勝。而根本宗旨之明確也。今即使原文作者。其用字用典。實有誤。以此為彼人學問未深。一物不知之證。可也。以此為

彼人成文率易。修改未詳之咎。亦可也。然彼人所主張之道理。其全文之大旨。固未以此而攻破也。(三)凡作辯駁之文者。無論其人如何心平氣和。高瞻遠矚。猶常不免有對症發藥之意。目注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一己出言。是否盡真確。立論是否盡持平。措詞是否盡通妥。則不暇計矣。此等文出。縱或得達其一時之目的。摧堅破敵。然境過時遷。則成爲無用之廢物。更無重讀之價值。卽在當時。以專務勝敵之故而己。所持論偏激過正。牽強失真。亦大有害於世道人心也。(四)凡作文爲使讀者受益。否則此文可不作。今互相辯駁之文。竊見人之讀之者。如觀賣藝者之角力。然以爲消遣。以資笑樂。但看一時之熱鬧。毫無永久之愛憎。取舍於其間。吾實痛之。故吾深望世之有志而能文者。皆自抒己見。各述主張。使讀者并取而觀之。而後自定其從違。自判其高下。孰是孰非。孰愚孰賢。孰有學。孰無理。均可待讀者自決之。吾但盡吾知識學問之所至。審慮精詳。發爲文章。文出以後。成敗如何。利害如何。讀者之評判如何。吾今皆不當計及。如是則可免以至可寶貴之精力時間。枉費於筆墨辯論之中。無益於人。有損於己。兩方作者。有此時間精力。則可讀書成學。另作佳文以餉世也。(五)辯論固爲求真理。而辯論之後。真理未必能明。徒事詆譏。多滋糾紛。且夫論學之文。以理爲尙。有經千古儒者之聚訟。而尙未能定案者。論事之文。以識爲尙。此必待後來實事之成敗利鈍。而始可得確評焉。一二人偶爾筆墨之爭。何足重輕。且凡根本道理不相合之人。不能互相辯論。必兩方有所可取。以爲準則。共信不疑者。然後可一



文之出。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凡贊成此文者。多係先已有合於此作者之宗旨者也。凡反對此文者。多係先已有違於此作者之宗旨者也。以其文詞理之勝。而能轉易讀者之信仰者。實事上吾見之甚少焉。吾文即極佳。非之者必有人。吾文即極劣。譽之者亦必有人。決未有一文之出。而全世之人咸異口同聲。非之譽之也。作者固不能望全世之人。皆信己之所信。亦不能求讀此文者。其中無誤會吾意之人。不能就人人而喻曉之。而辯爭之。今有一二人出而駁吾之說。或僅就吾之一二主張。而加以修改。此實偶然之事耳。或尚有痛駁吾之文千百篇。而吾未得見之。則雖欲一一答辯之而不能也。准是而世中攻辯之文。解釋之文。汗牛充棟。擁塞堆積。讀者將不勝讀之矣。故吾見有人駁我者。惟當虛心受而細讀之。苟吾誤而彼人能糾正之。或更進一解者。吾當謹記之。深感其人。後此吾另有述作。必改此非而求有進焉。苟吾自覆審以爲無誤。而彼人未明吾意。或徒事辱罵者。則吾當淡然忘之。亦不怒其人焉。竊謂世之作文者。皆存此心。則可以時間精力用之正途。而讀者可多得佳文佳書。而免費目力時間於無益之篇章矣。

以此五因。吾夙抱宗旨。不作辯駁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爲答覆解釋之舉。吾自視極輕微。攻詆誤會。實無損於我。蓋我初無名譽之可言。個人之得失利害。尤不足較。作文惟當準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諱。決不曲說詭辯。所謂修辭當立其誠是也。（下略）

(壹)此段從略。

(貳)吾所謂「其行文」者乃指一國文字之體制 System of language 而言。非謂一篇文章之格調 Style 也。評者以吾之「行文」爲 Style 誤矣。文章之格調每作者不同。卽在中國古時亦然。韓之古文異乎蘇之古文。李之詩異乎杜之詩。卽作八股文者其 Style 亦有別也。卽一人之文其每篇之格調亦有不同者焉。如杜詩之北征異乎麗人行是也。至若文字之體制乃由多年之習慣全國人之行用逐漸積累發達而成。文字之變遷率由自然其事極緩而衆不察。從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強全國之人以必從。一旦變革自我作古。卽使其制完善國大人多一部分人尙未領悟而他處之人又創出新文字。新語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廢之後則錯淆渙散分崩離析永無統一之一日。故吾文云「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誠以吾國之文字以文 Written language 之寫於紙上者爲主。以語 Spoken language 之出於口中者爲輔。字形有定而全國如一語音常變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語音爲基礎是首足倒置譬如築室先堆散沙而後豎巨石於其上也。吾於吾國文字之意見他日當更申言之。總之文章之格調可變且易變。然文字之體制不可變亦不能強變也。自漢唐迄今文字之體制不變而各朝各大家之詩文其格調各不同。 Pope, Byron, Tennyson 同用一種英文而其詩乃大別異。故不變文字之體制而文章之格調本可自由變化操縱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爲之耳。今欲得新格調

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壞文字之體制也。各國文字互有短長。中西文字孰優孰劣。今亦不必強定。惟視用此文字者之聰明才力如何耳。天生詩人。如生於法國。則用法文而成佳詩焉。如生於英國。則用英文而成佳詩焉。文字不能限之也。凡文字得大作者用之。其功用其價值乃益增。如英文初僅宜於詩。而不宜於散文。論者常以 Jeremy Taylor 爲散文之祖。至 Addison 及 Steele 之時。散文以多用之而發達。終至十八世紀之下半。而散文乃大成焉。夫中國今日輸入西洋之事物理想。爲吾國舊日文章之所無。故凡作文者自無不有艱難磨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異。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須由作者共爲苦心揣摩。徐加試驗。強以舊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白曉暢。義蘊畢宣。而後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後則新格調自成。而文字之體制仍未變也。昔歐洲自耶教盛行之後。以其爲外來之物。以拉丁古文表達之。未盡其意。粗俗可厭。逐漸改良。至 Thomas Aquinas 而希臘羅馬之文化與耶教之教理始得融合無間。集其大成。而歐西文字亦足表達耶教之教理而無遺憾矣。此乃緩功不能急致。然決非破滅文字所可致。蓋如是則無異南轅而北轍。先自殺其兵卒。而後求獲勝仗也。（下略）

（叁）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 此法人 Buffon 之言也。蓋謂賦性仁厚之人。其所爲文必有  
一種慈祥愷悌之氣。流露於字裏行間。生來陰鷙殘酷之人。卽強學之亦必不能到他皆類此。故欲文之  
工美。必先修學植品。而不當專學他人之文章皮毛也。又如李太白作詩。欲強學杜工部之憂時愛國。杜

欲強學李之縱酒豪放。亦必不成。今評者謂「各人賦性不同。產生體裁自異。」似卽此意。斯固是也。雖然。每篇文章。詞句不同。意旨不同。卽當另視爲一文。不當僅因其格調之同。而遂一體斥之爲印板文章也。

(肆)今中國之人能讀西書者甚少。故以筆墨辯論。雖作者述經據典。繁徵博引。而讀者實莫從審判。滿紙人名地名書名等。堆積充盈。讀者見之。如墮五里霧中。徒震驚於作者學問之博。以爲彼其胸中蘊蓄。乃如此之多。至於其證據之確當與否。引用之合宜與否。狼籍雜湊。牽扯附會。離題太遠。與理無涉。凡此則皆讀者之所不能洞見也。夫未讀原書。焉可評論。今爭論西洋文學。而求國人判決之。其事誠難矣。吾見近年國中報章論述西洋文學之文。多皆不免以人名地名書名等拉雜堆積之病。苟細究其一篇。毫不成章。毫無宗旨。但其西文名詞滿紙。五光十色。能令讀者咋舌拜服而已。嗚呼。此通人所不屑爲也。舉例不必其多也。惟其事之合措詞。不必其長也。惟其理之精。否則何貴焉。此等妄爲引用。以堆滿篇幅之名詞。苟一一指出而辯正之。則不勝其繁矣。(下略)

(伍)此段從略。

(陸)此段從略。

(柒)昔之弊在墨守舊法。凡舊者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愛者則假以舊之美名。所惡者則誣以新之

罪狀。此本大誤。固吾極所不取者也。今之弊在假託新名。凡舊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所惡者則誣以舊之罪狀。所愛者則假以新之美名。此同一誤。亦吾所不取者也。惟按吾國人今日之心理。則第一層流弊已漸消滅。第二層流弊方日熾盛。故今爲救時之偏。則不得不申明第二層一味趨新之流弊。以國人多。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於新舊。非有所愛憎於其間。吾惟祝國人絕去新舊之浮見。而細察個中之實情。取長去短。親善遠惡。以評判之眼光。行選擇之正事。而不爲一偏之盲從。吾前作 *Old and New in China* 一文。結句引 Pope 之詩。以明吾之宗旨。曰 *Regard not, then, if wit be old or new, But blame the false and value still the true.* 吾原文已再三申明。吾之所以不慊於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也。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而有害於中國之人。如言政治經濟。則必馬克思。言文學。則必莫泊三。易卜生。言美術。則必 Rodin 之類是也。其流弊之所在。他日當另詳言之。總之。吾之不慊於新文化運動者。以其實。非以其名也。吾前文已言「今誠欲大興新學。今誠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則彼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不可不審查。不可不辯正也。」故或斥吾爲但知舊而不知有新者。實誣矣。（下略）

今新文化運動。自譯其名爲 *New Culture Movement* 是固以文化爲 *Culture* 也。Matthew Arnold 所作定義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 按此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鎔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謂材料廣博時力人才有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小大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爲之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爲中樞以佛教爲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則當先通知舊有之文化蓋以文化乃源遠流長逐漸醞釀孳乳煦育而成非無因而遽至者亦非搖旗吶喊揠苗助長而可致者也今既須通知舊有之文化矣則當於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臘羅馬之文章哲學及耶教之真義首當着重研究方爲正道若不讀李杜之詩何以言中國之文學不知 Scholasticism 何能解歐洲之中世他皆類此乃事之大不幸者今新文化運動於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爲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以風靡一世教導全國不能自解但以新稱此外則皆加以陳舊二字一筆抹殺吾不敢謂主持此運動者立意爲是然觀年來國內學子思想言論之趨勢則其實事之影響確是如此此於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文明之本旨實南轅而北轍吾故不敢默然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奪朱也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發生故於今之新文化運動有所警評耳（下略）

（捌）共和肇建十載於茲非喪心病狂之人孰有言復辟者普及教育之重要國人夙已知之不自新文

化運動始也。所當研究者。普及教育中之材料方針而已。五四運動與女子解放。此亦時會所趨。至於李純之自殺捐資。陳嘉庚之毀家興學。皆個人之義舉。今論者必欲以此種種均歸美於新文化運動。亦可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矣。而遇不稱許馬克斯。易卜生者。則指爲贊成復辟。及反對普及教育。此則尤牽強武斷之甚者也。吾所欲審究者。新文化運動所主張之道理。是否正確。所輸入之材料。是否精美。至若牽扯時事。利用國人一時之意氣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勢力。是則商家廣告之術。政黨行事之方。而非論究學理。培植文化之本旨。竊觀自昔。凡欲成功於一時者。類皆廣樹旗幟。巧立名目。彼羣衆見此種種有形之物。實在之事。遂蟻從而蠢動焉。至若學理之精微。衆亦不解。空漠之談。鮮能聚衆者也。今新文化運動之成功。或卽由此。惟吾則親見附從新文化運動者。其中不免有目空一切。跬步自封之人。以爲新文化運動高矣美矣。無以有加矣。如有懷疑而評隲之者。則謂其人必皆喪心病狂。有意破壞者也。於是責在衛護新文化運動者。遂亦專務爲勝敵之舉。不許天下人得一置喙。將欲絕除異己。而統一文化之疆域焉。此等盲從之人。其心固熱誠可嘉。而其智則愚陋可憐。使其讀書稍多。當必有進。吾所信也。

(玖)吾原文謂英國文學當 Elizabethan Age 多取法於意大利。而 Restoration Period 則效法法蘭西。此特言文章格調形式之摹仿而已。彼英人當時固未主張廢英文也。如有之。則以英人之愛本國。明事理。必痛斥之矣。且卽以 Elizabethan Age 而論。當時英人摹仿意大利之文章風俗。已有流弊。非無

指斥之人。如 Roger Ascham 所著 Schoolmaster 一書。即痛言當時英國學生赴意留學歸來者之缺點者也。

(拾) 此段從略。

(拾壹) 欲談文學。必須著譯專書。今報紙零篇。連類而及。區區數行之中。而欲暢言一國一時代之文學。豈易事哉。勢必流於吾前所言之堆積書名人地名之弊矣。言者既係率易成章。妄相牽合。評者亦莫窮究竟。欲確解而詳析之。必須累十萬言。即如 Classicism, Romanticism, Realism, Naturalism 之意義。及其短長得失。決非匆促所可盡也。惟今有欲爲國人告者。即此等字面。實各含二義。其一常用之義。係指文章之一種精神。一種格調。及立身行事之一種道理。一種標準。譬之食味中之酸酣苦辣。何時何地均有之。中西古今之詩文中。皆可得其例。故并無一定之後先次序。孰爲新孰爲舊也。其二專用之義。則指某時某國之文人。自爲一派。特標旗幟。盛行於時者。如十八世紀之 Neo-Classicism 十九世紀上半葉之 Romanticism 十九世紀下半葉之 Realism 及 Naturalism 是也。其後先次序如此。原因甚多。要當別論。然皆可謂爲事實之偶然。非必甲生乙。乙生丙。丙生丁。以一定之次序。而遞嬗循環者也。且所謂某派盛行之時。他派並非絕跡。猶文學者。不當徒震驚耳目。專談影響也。譬如江西詩派盛行之時。直學杜者。非無其人也。今國人談文學者。多誤以上言之諸派。必循一定之次序。而發達。愈晚出者愈上。故



謂今者吾國求新。必專學西洋晚近之 Realism 及 Naturalism 然後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惡。此實大誤。詩文應以佳者。是尙故各派中之名篇。皆當讀之。豈可專讀一派之文。專收一時之作耶。况晚近歐西之 Realism 與 Naturalism 其流弊。又若彼之大耶。

(拾貳)此段從略。

(拾叁)(上略)今吾國人之求西學。如以輕舟浮大海。渺茫無際。皆所謂一知半解。初入門耳。彼善於此。或有之。其真能大成者。吾見之甚鮮矣。吾人各當日求進益。視其最上者。爲標準。薛文清曰。學問當看勝於己者。則愧恥自增。吾儕豈可有自滿之心哉。特謙之一事。實在虛衷自慊。不在口頭客氣。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爲求學者。烏可存互相凌越之見。敢自謂百事皆通。永無錯誤也哉。今之評者。惟事譏侮。實昧於此旨矣。論者又以爲不學某科。卽不應談某事。吾殊不謂然。蓋我輩在校所習分科之名。本係隨緣而假定者。吾曾見學工程之人。其所讀之文哲學書。比之普通之文哲學生。尙多出也。論者評人之文。又以其人之有無學位。或在外國大學畢業與否爲輕重。吾亦竊以爲不可。夫求實學者。不當以學位榮心。嘗見師友中有生平未得學位。而學識淵深。受人尊仰者焉。吾國留學歐美之學生。有專驚學位。而國中之人亦或盲敬之。吾則視之爲欺世盜名。以爲此種心理。與昔之科第功名何異哉。故常謂吾輩取人。但當究其實在之蘊蓄。而不必問其有無學位可也。且美國每年自大學卒業之人。盈千累萬。而美國之大學。

尤遠下於歐洲之大學。歐洲之得高深學位者。且車載斗量矣。彼在美國所得之學士碩士。何足貴哉。得此區區而以爲榮。亦深可羞矣。（下略）

（拾肆）此段從略。

（拾伍）邪之爲言。曲也。邪說者。曲說也。凡偏激矯誣。不合論理之說。皆謂之邪說。故邪說 Sophistry 與異端 other sects 不同。常語以二者并舉。邪說異端云云。此猶通才卓識之句法。本截然二事。否則何用重疊費詞哉。惟其然也。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孔孟之說。固未嘗相矛盾也。例如耶教。自宗教改革以來。分爲新教舊教。其後支派愈出愈多。互相攻詆。至於血戰。而耶教大衰。近今世界交通。耶教佛教孔教相遇。卽天性篤厚。近於宗教之人。目睹各教之並立。徬徨疑慮。莫知所從違。於是信仰之心亦歸消滅。各教互爭。而同受損失。今日宗教之衰微。亦由攻乎異端所致也。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則終身與希臘之 Sophists 辯爭。攻而闢之。按 Sophists 本智者之義。自蘇柏二氏闢之而後。英文中今遂有 Sophistry, sophisticated 等名。轉爲曲邪奸猾之義矣。故若其說確爲邪說。則以邪說 Sophistry 目之。不爲過也。

（拾陸）吾前又於天理人情物象根本內律不變。枝葉外形常變。二者之區別。鄭重申明。反覆致意者。蓋有重大之故焉。今以宗教道德爲例。以說明之。夫宗教實基於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惡。博施廣濟。使

信之者得以篤信天命。心境和樂。精神安寧。此固極善之事也。道德之本爲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軌轍。社會得以維持。此亦極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內律也。一定而不變。各教各國皆同也。當尊之愛之。而不當攻之非之者也。然風俗制度儀節。則宗教道德之枝葉之外形也。故各教不同。各國不同。各時不同。儘可隨時制宜。酌量改革。此固無傷乎宗教道德之本體也。然決不可以風俗制度儀節有當改良者。而遂於宗教道德之本體。攻擊之屏棄之。蓋如是則世界滅而人道熄矣。竊觀吾國近年少年學子之言論。多犯此病。新文化運動。不惟不圖救正之。且推波助瀾。引導獎勵之焉。例如孔子之時。一夫多妻之制尙行。然孔子並未創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敵體爲教。今以惡納妾而排擊孔子。豈可乎。耶教舊約聖書所載之歷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則將以此而攻耶教可乎。總之孔教耶教。其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決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當時風俗制度儀節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義忠信慈惠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會不可須臾離者也。寡婦守節。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強。則革之可也。然遂必剷去貞潔 Chastity 之一念。謂禽獸既無貞潔。而人類何必有之。凡貞潔皆男子暴力摧壓女權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此外之例。多不勝舉。總之彼以一事而攻擊宗教道德之全體。以一時形式之末。而剷絕萬古精神之源。實屬誣罔不察之極。古聖教人。莫不曰守經而達權。卽如孔子答他人之間孝者。每次所言不同。然通觀遍覽。其義可見。後

人。墨守之罪。拘囿之行。非可以爲古聖之咎也。而況世界之大宗教。如佛如耶。皆實破除當時之迷信。而注重理智者耶。宗教與迷信。猶醫藥之於疾病。今人動斥宗教爲迷信。遂欲舉宗教而殲除之。嗚呼。誤矣。迷信屬於儀式者。卽不能革而聽其暫存。其爲害於世者。尙淺。今以不懌於儀式之故而去宗教。絕道德。豈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獸食人之事矣。

凡人之立身行事。及其存心約。可分爲三級。(一)上者爲天界。Religious level 立乎此者。以宗教爲本。篤信天命。甘守無違。中懷和樂。以上帝爲世界之主宰。人類之楷模。凡人皆當實行師法。上帝以求與之。日近。爲求近上帝之故。雖破除家國。謝絕人事。脫離塵世。亦所不惜者也。如耶教。佛教是也。(二)中者爲人界。Humanistic level 立乎此者。以道德爲本。準酌人情。尤重中庸與忠恕二義。以爲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處。以此自別於禽獸。道德仁義禮樂政刑。皆本此而立者也。人之內心理欲相爭。以理制欲。則人可日趨於高明。而社會得受其福。吾國孔孟之教。西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以下之說。皆屬此類。近人或稱之爲人本主義。又曰人文主義。Humanism 云。(三)下者爲物界。Naturalistic level 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說。只見物象。以爲世界乃一機械而已。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派之人。則不信有此幾希之物。以爲人與禽獸。實無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有欲而動。率性而行。無所謂仁義道德等。等。凡此皆爲託以欺人者也。若此。可名爲物本主義。Naturalism 云。吾國之莊子。卽近此派。西

洋。自。近。世。科。舉。發。達。以。後。此。派。盛。行。故。憂。世。之。士。皆。思。所。以。救。之。吾。國。受。此。潮。流。亦。將。染。其。流。義。然。當。速。籌。調。和。補。救。之。術。也。上。所。言。三。級。就。大。綱。區。別。之。而。已。常。見。之。人。多。介。立。二。界。之。間。或。其。一。身。兼。備。二。派。三。派。之。性。行。未。可。武。斷。畫。分。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

今。設。例。以。明。之。即。如。婚。姻。之。事。(一)如。其。人。自。立。於。天。界。也。則。自。禮。拜。堂。牧。師。成。禮。或。祭。天。祀。祖。之。後。即。自。認。為。夫。婦。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非。得。教。門。中。如。律。為。之。不。能。離。異。即。吾。夫。吾。妻。五。疾。六。醜。兇。頑。癡。愚。夫。婦。之。恩。愛。仍。不。稍。減。吾。惟。自。安。天。命。有。樂。無。苦。(二)然。如。其。人。自。立。於。人。界。也。則。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他。種。禮。節。總。之。遵。依。社。會。之。習。俗。當。時。之。通。例。不。求。怪。異。一。切。持。平。而。合。乎。人。情。至。於。家。庭。及。離。婚。之。事。則。按。酌。中。道。相。機。為。之。以。毋。傷。於。忠。恕。信。義。之。道。為。限。(三)而。如。其。人。自。立。於。物。界。也。則。以。為。男。女。之。合。由。於。色。欲。而。已。凡。人。儘。可。效。法。禽。獸。行。野。合。亂。倫。之。事。不。必。有。室。家。夫。婦。更。不。必。有。聘。合。婚。嫁。彼。世。中。閨。房。反。目。者。皆。由。體。欲。不。滿。意。故。也。云。云。其。他。均。可。按。此。例。推。之。也。

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兩。級。之。人。均。至。第。一。級。道。德。之。功。用。則。援。引。第。三。級。之。人。至。第。二。級。而。已。故。人。羣。之。進。步。Progress 匪。特。前。進。抑。且。上。昇。若。於。宗。教。道。德。悉。加。蔑。棄。排。斥。惟。假。自。然。之。說。以。第。三。級。為。立。足。點。是。引。人。墮。落。而。下。伍。禽。獸。草。木。也。吾。此。節。所。論。述。者。本。與。新。文。化。運。動。無。關。惟。竊。以。為。凡。立。說。教。世。者。於。此。中。消。息。影。響。不。可。不。深。加。注。意。統。觀。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及。

其輸入材料似不無蔑棄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級之物界爲立足點之病。今欲造成真正之新文化而爲中國及世界之前途計則宜補偏救正不可忽也。

歷來世變最烈新舊交替之時宗教道德必衰微失勢而物本主義大行吾國之孔孟西洋之蘇格拉底柏拉圖其所處之時勢皆是也。西洋自十六世紀以來耶教大衰自十八世紀以還而益甚故今日者宗教之力已不足恃且宗教必不脫迷信如耶教之三位一體童女誕聖之類實與科學事實不合難以強人遵從故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堅持第二級之道德昌明人本主義則既可維持教化又可獎勵學術新舊咸宜無偏無礙也。西洋既如此吾國自當同轍宗教之事聽其自然既不定孔教爲國教則可永遠不用國教各教平視悉聽其自由傳布孔教之地位亦不必強爲辯定彼不以孔爲教者可自行其是而確信孔爲教者則亦可設廟聚徒與他教一體行事衆亦毋得而非議之如是方可謂爲信教自由實則今日者無論何教苟能得勢皆人羣之福個人如能崇信一教則比之無宗教之人內心實較安樂但信教必以誠不可僞託形式耳吾國既不用宗教則亦當堅持第二級之道德昌明人本主義孔孟之人本主義原係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今取以與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以下之學說比較融會貫通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爲吾國新社會羣治之基如是則國粹不失歐化亦成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此非日夕之事亦非三五人之力其難

繁鉅。所不待言。今新文化運動。如能補偏趨正。肆力於此途。則吾所凝目矚望。而願馨香感謝者矣。此吾所擬爲建設之大綱。邦人君子。尙乞有以教之。

(拾柒)或譏宓有「維持聖道之苦心」云云。夫維持聖道。此其名如何之美。此其事如何之大。宓萬死何敢當此。夫聖道者。聖人之道也。譯言 *the truth that is taught by the sages* 出類拔萃之人 *Ideal* *Man* 謂之聖人。故不特孔子之道爲聖道。而耶穌。釋迦。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之所教。皆聖道也。自其根本觀之。聖道一也。苟有維持之者。則於以上諸聖之道。皆一體維持之矣。固不必存中西門戶之見也。今中國之少年。常有以維持聖道。及禮教仁義等。極高貴。極莊重之字面。爲戲謔譏侮之詞者。嗚呼。此誠有心人所當視爲大不幸之事矣。吾對於宗教及道德之意見。已略述於前節。吾夙愛誦 *Locksley Hall* 詩中之二語。今錄此。且以餉同好之人也。其詩云。

*The good, the true, the pure, the just—  
Take the charm 'For ever,' from them, and they crumble into dust.*